

論

興亡

史論

雜論

文苑英華

七百五十一至七百六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論十三

興亡上

此後史論七卷元本不依
年代止以作者先後為序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一首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

疑作關

右剪

為二國永熙西道

疑作道

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

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

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纒踰二紀

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

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

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

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

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
司且爾朱榮乘豐內爨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
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
雄武之才龍摠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
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疑作實贊之
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
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
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粲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
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
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
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
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
策猛士摧鋒渦陽之役兗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

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萍
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
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
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
地坼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
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尋倫朝多俊乂瓜牙
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
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泊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
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
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迄於五祀
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
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狎
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
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
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並直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
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建於
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
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鑒俊朗體
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
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
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
緒令議如流剖斷簿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
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疑有餘尤善
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
政皆遵彥之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于

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於趨疑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
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
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
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
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捲西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
事宴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
嬙皆是蕃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
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惟幾黜
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
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

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疑作和氏之度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軍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本傳作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眚逾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畧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侷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兄弟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

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堅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嶮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蕃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士開禮於疎行長粲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託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

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貸

疑作

易擇而後授司徒琅

邪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忿其所爲切齒憤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剝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琅邪心實去惡迹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鞫繼之能悅其趨走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枝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卑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一唾恠

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參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生自宮闈長於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毛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軒羲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疑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沙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

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幼而機警疑作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
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
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
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
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
而還遂基王業竇恭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
氣先登臨陣受首一作車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
力莫敢先至邛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
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
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
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

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上帝景命不融
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
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
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闕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忍也
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
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
布公道屏重肉之饕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
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靜近世以來糜費
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季失德取亂
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
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
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
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

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彛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無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爲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於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胃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粧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

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

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粵若逐古玄黃肇開帝王神器曆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
 膺一作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
 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
 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
 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武一作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
 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一作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
 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此一無字居一焉此則名虞與
 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
 表無窮之祚逮皇帝一作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

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
 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
 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
 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
 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匡主立殊勲
 於魏室建茂績一作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
 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始一作初赤一作神光滿室流
 於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鬱樓
 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而失
 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
 一龍一作龍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寄此丘尼智先保養智先
 禪觀通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
 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

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鍾鼓手
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爲主旻天成命於是
乎在顧盼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
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
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
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
隋公器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
此人頭額但宜爲將不須異意符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
公骨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
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
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
氏必興隨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爲天子昨
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何需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

所親曰爾勿輕言爲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
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楊州總管平
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
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之相夜夢一長
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去時今至
矣天求民主不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
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惣方面入司文
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
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
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秉鈞一作鈞鎮衛宗社明
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
斯時也尉廻據舊一作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
馳虵豕連合縱橫地則一作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

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
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
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遠一作負海連
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
曝骨履腸英華間作腹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
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
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
有罔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
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
稽圖織之文頌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
之高武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一作密如亘如升唯推一作帝
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薄賦輕徭慎
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

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塔墀山神海
靈咸燮埋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一作教暨北溟之
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一作蠡
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
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賫奉賚一作欣欣如也
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極一作天
地之因一作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
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一作鬼
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
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
獸珍木奇草望雲一作風非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
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統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
曷可同年而言一作語我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

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
六王藉勢一作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
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黑不代蒼泣
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
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歟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以爲
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
鼎若使四凶秉一作爭非八元之誠三監懷一作同九臣之志韓
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廻同
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
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一作烹道一作醢歷
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稔
一作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

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賞罰
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
苞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
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
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
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受一作愛
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
天成象風沙則主雖遇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
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帶一作率五郡
而臣漢故招信頌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
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
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一作疹遵顛覆之軌趨
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之

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洎一作斷可知矣防風之戮
龜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懲焉斯故
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一作皆隋書本傳內自流於戶外至入司文武
五百六十五字傳中節去英華却載全文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論十四

興亡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魏武帝論一首

晉高祖論一首

宋武帝論一首

北齊高祖論一首

北齊文襄論一首

北齊文宣論一首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
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
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
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
同時俱起皆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
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

戰孫討虜有楊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柘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獄故有荀彧郭嘉邢顥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欽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而有疑作宥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

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只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注而不竭颺颺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方雨黃葉衰而擬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乎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群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虎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謙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閩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

怨讎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
重欲使庶人不識冥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
畏聲讎匹夫念平素殺桓劭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
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其罪
司馬懿雄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
下疑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
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
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
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
籍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
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
蠻畏曹公之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
頽俗陋山川險溢異峭函之奧區江漢同流殊河洛之朝

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塗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開
胃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
齊魯之故俗若太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
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前人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幸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
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
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亮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
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爲芻
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勳德日隆雄猜漸著權
略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帝忍死嘉福遂
無君於冲人所謂奸臣也及內難旣平外寇斯殄威力翕
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公族以顧望雖大業

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臣請罪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禱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前人

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詐一作未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羅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辜問滔天之罪况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未假從周之

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父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竒迹多於魏武此權一作權論乎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皇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是此竒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袂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豐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潛算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盛疑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於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

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之稱
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無材不
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已盡一作死
狡兔死死一作復烹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彼之知
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猜內發疊兆易萌彭
韓以之菹醢劉葛由之覆亡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忍論
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尉繚畏秦王
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嫵漢王之
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旨哉又問曰宋
祖入關老相駕為疑此句赫連畏逼姚氏淫昏中原士庶恥
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關右宮
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山重複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
取違衆獨歸昔項籍晒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旨可

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
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
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算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
命夏魏施號秦涼雖曰關中實是邊地鞭長不及馬腹風末
不王買德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
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北齊高祖論

前人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
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介朱榮
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
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疎器宇深
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逾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星
聲振原疑地赤色映團圓一作焦之外青立旅宿之門漢

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可
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潔疑
於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明之會仗劍想勤
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
普泰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討尔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
有高虔本傳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本傳元忠以諱作誠盧文
緯本傳崔祖禽疑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
樂竇恭匹婁昭薛狐延本傳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
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之逼萬
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
於賊庭王誅歆加命乃懸於鬼籙但犬羊四合背距千群
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
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

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稅周鄭交惡行殖構氛趙鞅畏
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疑相仍
公怒未急紫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燠遂應飛來之謠
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讎天平永熙便成敵國
於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印山之師扶杖一作馬棰而自免
砂苑之役跨驃駝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
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迴兵乃
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未命委
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哀
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
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螽看尉景之肱本傳喻高昂
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此
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

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充忌苟或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前人

神武亡日爲我蝕今死亦掩本紀作死亦何恨觀其和勅勤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鄰姦臣不附以此爲恨也文襄克纂丕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陸生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惜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爲癡

人比尊名於狗腳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前人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驚疑作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道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桓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

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
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
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
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邦側席沉屬梁運
道銷江淮家無疑周室獸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
垂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
竭中山迫於漢獻高洋劣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
高論王道此實多漸或問曰夏桀無道殷實辛虐政舉烽
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在昏中酒
而作莫不手自支解躬行刺斫大集媼嫗爲笑目前廣命
宗親聚鹿座上鄴城無自保之客當軒有供御之囚或醫
行以罵衆寮或擊尻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

徵斂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
災萬姓之疑將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
甘酒嗜音之談盖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
曰源廣者流長德盛者祚遠鷹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
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於
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臾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
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略不
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溢未有裂
裳遠竄行役近閑聞者尚足動心遇者曾不驚慮此復何
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者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長流
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沈
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機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

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已往何足言乎良爲道喪已久庶耻不追崩騰闇之主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恠乎悲夫嚴尚旣歿誰與爲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論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三

興亡下

梁武帝論一首

陳武帝論一首

陳後主論一首

隋高祖論一首

隋煬帝論一首

兩漢辨亡論一首

秦論上下論二首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恠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輔政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欵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郡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露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冤魂而謝牛酒昭筐

筐而執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謔是逼獄訟攸歸代
德立成春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
納善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
根淺易拔源涸難流亂禍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
稱伐罪勝非己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
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
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
降及宋高剪平僞孽安復王家義嚴薄天高誠動日然更
懸兵四岳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
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
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甚又於斯南康
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
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
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
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人君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質
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術材惑衆
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於章句變置
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入疑作所唱復須稱贊父
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
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恠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
識爲之寒心群寮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
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
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
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伏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
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

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
分山牢疑聞申包胥之頃哭秦庭茅夷鴻之弊左傳謁吳國
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
無波瀾之阻城閔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
竹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歎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爲尊紫
宸爲貴離歆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懼
腊亨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
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歧路何歸君
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
暮年荒誕實甚殫宇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
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
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况地比一郡國乃
三分外左有疑作征戍之勤內雕靡之弊加以金剗寶柱

煥爛雲霞至于銀榜珠簾的皜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
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
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
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前人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
景入寇蕭管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
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旣深天禍亦悔是以天命集於有陳
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性寬以
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
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群盜日尋干戈是以投袂而
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於白茅灣齊
小白之合諸侯以謙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

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
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至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
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爲仇讎暮爲
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也加也若乃侯瑱賊
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
之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群材畢力衆
勇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饒侯景於竹町執
王偉於草間爰其失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
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申
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群臣輯祖疑
作足以據三腫之遺憤歌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
非次晉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
但覺悲哉况乃居記不歸烏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

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因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
舟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
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控蕭軌西拒王林聖德日新元勳
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玄
分圭以揖群后大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
弭翌日告漸綴衣在廷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
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前人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
人淫祀妖書鏤簿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
南國斯虞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
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
夾生狎客承蓮玉貌絳脣嚼宮嚙花綫筆吟詠煙霞

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
謀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鄰好加以賀
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鋒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
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
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
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
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
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
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
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銜壁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
何者爲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
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
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

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汝晉帝以鄰國之
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瓌狎江惣是其任也剝
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
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前人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
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馱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
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國也況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
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
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恠者不謀
同嗣說中興之應識者往往偶語屬周世多故禍難存臻
始以后父之尊遂受託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
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

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蒼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鬼鬼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誣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

位遐邇黎人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厲精爲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成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謠天無垂象之誠玄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固同盟多剪黜之悲思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啓閭牆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投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豐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駐孟知中興之徵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旣行其流遂

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譚
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紹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恩深
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
津六王至於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
陳携手適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_社安黎民不散此瑞
之上也若仍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
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
應也至如白鹿朱鴈喬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
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是
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
僞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晁羯收馬驅
羊子女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麟燃
連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談

斷可知矣隋之春春復何爲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
吏隋平建鄴得俊者尤 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將廉恥
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
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
大利何間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衛軍司之隱玉帛
豈不陋乎始_疑 范燮後入孟側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
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漸奮髯直出而相類
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
隔心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
聲明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
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
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羣白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

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
交神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詡荀攸劉曄
郭嘉田豐祖攷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
妙中權合變因敗爲功爰自秦漢迄乎周隋蘭菊相薰惟
有此矣加疑蕭何鎮靜關中寇恂安輯河內葛亮相蜀張
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略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
必舉楊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時難高頴同經草昧雖
功有大小運或短長咸非衆股肱之材悉爲忠烈之士若乃
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
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
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產之
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前人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右特所鍾
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楚子之仁孝況南
平江左北靜塞垣楊素譽其賢柔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
子掖流恩遂應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
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僞跡斯窮沐
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祝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
道於大漸之晨蒸淫於易箒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
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
威振百蠻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
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
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
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

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髡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群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收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爲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艦驅處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傷湯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問豈不知蛟龍失雲漁父足得爲害鯨鯢出外疑作水

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嶠函之與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鑿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爲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疑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疑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卹政荒而不脩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成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思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遍採興亡開機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復何言哉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

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蹟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文粹無也字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顛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須集作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及罕言命不語恠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

掩忽

文粹作忽

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劇面別廷辯

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世文粹作集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栢之間國統亡集作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蠱吾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文粹無與字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蠱吾為梗邠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闔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

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
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
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禍
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
文粹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
作貌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
拱觀變豈止文粹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
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
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
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
勝既京本作乎向者集作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
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
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

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瞍文粹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
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
或夢或卜憂動日仄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肆右集作
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秦論上

羅衮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
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之瘻
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餘日而
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
雖有殺火之術欲設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
下無事民爲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
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脩帝王之道
固已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又不能於此時制變爲

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
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
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爲李斯者義宜奈何奔蒙
恬立扶蘇爲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
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國秦
三世積功兄弟忠信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
始皇故知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爲嗣
雖天下之人皆知其賢而以爲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
詐託公子扶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
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一趙高豈難哉賊臣旣誅恬斯
乃復相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
唯不亡且將興斯不務出此耽祿畏害怵懼於傾危之際
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

振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前人

或謂衮曰子言亡秦者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
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衮曰吾雖不言
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
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
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
興亡之道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
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言桀
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桀之所爲乃
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尊之以湯有純一之德求
使代桀爲堯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弔一德二世無德爲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

蘇果立則固有德爲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
奪嬴與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
曰不忠不智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袁曰吾豈欲加
諸斯也蓋聖人之道不得易爲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
子家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
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斯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
哉

兩漢辨亡論可勝既乎京本作可勝紀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論十六

史論一

晉書宣帝總論一首

晉書武帝總論一首

宋略總論一首

梁典高祖革命論一首

周書皇后傳論一首

周書八柱國論一首

晉書宣帝總論

唐太宗文皇帝

夫天下一作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

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

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一作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建

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一作氣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

之姿膺一作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

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

舒卷戰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

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一殄公孫於百日滅一作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兵甲陵土未乾遽相誅戮真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

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

一字有隱過於

此一字無

當年

一字有終見

嗤於

此一字無

後世

一作代

亦猶盜

一作竊

鍾掩耳以眾人為不聞

銳意盜金以

一作謂

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

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一作皆晉書本文

晉書武帝總論

同前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繡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侈一作伏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

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

一作於

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

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

一作議表

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

一作德

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

通上世

一作代

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

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大業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

忝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

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而

一作以

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

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

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

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

一作尚

轉難南北倍殊

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

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弄

一作權

權楊駿豺

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

成疎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

一作回

忠而起僞讎衆各舉

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

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

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

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知子不肖則家

亡臣不忠而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

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

僞策心屬移於喪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

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終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

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

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

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亡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

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一作晉書本文

宋略惣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得雋
竒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
而夷邊蕩嶮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
却思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
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臣海之
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羨
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鉅野之隘指
麾開關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迂其重寶登
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
於是倒載干戈沐兵泗水彤弓納陸肇有宋都帶芥必除
華夷莫拒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

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
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惣持則穆之徐美鎮惡道濟
經其武傳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
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霧集若攘揅之構大厦衆星之
仰河漢或取之於民疑牽或得之於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
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疑淆混阿黨容縱莫不驅
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
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
則南過交趾西苞劔閣北劃黃河而統東海七分天下而
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衆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
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疑相謂曰
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
洸弗興即年獻疑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興太祖

寬肅宣惠大成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
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遵恭
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世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
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忻無思不
悅每駕巡幸簫鼓所問百姓皆扶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
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
城欲之而弗違王華啟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徵王曇
首以沉密贊樞機徐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
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王令明清貴則王舊王文章
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師表
之高學剛亮骨梗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
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隨王建平臨川
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

譽十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
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束帛
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泚慎規矩斐然
向風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於
鄉閭公宮非儔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逾闕冠冕之流
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授律指日如斯
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裴爰整則西踐仇池疑作池良駒
巨象充塞外廐奇玆環貨下逮百僚禽獸草木之瑞月有
六七繩山颿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
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
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強胡百萬之
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
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折撓而無稱

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於是起蓋戶之役貨富室之財艦舳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橐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曆數正位天居聰明絢疑作練達博聞強記威可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顛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敞疑作愨朱循疑作脩之或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疑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有世祖才明

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

景宗疑作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

旅荐興邊鄙感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

物已覩其敗矣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載疑作戴謂戴太

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滌近之道同歸冲人之豐如一然

宋祚未絕於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於後實

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群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

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昏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

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

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閭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

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

人事聞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

前載苟有斯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

根旣虜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一辛
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
能十載而降虐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
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極厥塗炭
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
代之事也豈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
不然何則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
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
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
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敘其所以創業垂
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
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
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疑作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

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旣行於
世子野生乎恭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
接是以不量浮淺因宋之新史以爲宋略二十卷剪裁繁
文剛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
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有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
典之後而不忘焉

梁典高祖革命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
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
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蕃戚懼淫刑之害
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與荆雍之師興易疑武之
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
金陵如沃雪黃鉞旣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

推 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機事廣六職務
殷負宸君臨勤於聽覽日旰忘食志實在於無刑未明求
衣驗必存於至理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
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育採
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廣開庠序勸後生親自觀
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
肩濟濟多士於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狂
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
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於六鄉封域
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萬國分疆畫野立黨
以樹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
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

於區中被禮樂於選表忠信之禮建謙讓之風行爾乃覲
覲之心絕兵戈之豐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
於池沼鸞鳳栖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
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績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
至於滅周道旣沒斯風漸喪泪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
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
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
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遞增甚於仇敵百城恣
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捐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
少官多於是倉庫旣空賦斂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
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爲黎
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覩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
薄逾甚滄桑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家之一郡太半之人

翊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
妻累隨逐東西與蕃鎮共侵漁助守宰爲蝥賊收縛無罪
逼迫善人民蓋疑作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群
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疑者比室陷辟者接門青災
亟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務內叢而官
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
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
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
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
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
函谷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感高祖躡斯頽運有志吞
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王一入洛陽
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旣勞止迄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

吳前爲其政兵強國富然後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
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
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者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

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
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
吾甲而寇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
里糜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
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于
文章妖艷隳墜風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
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闕治忽壯士不
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
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
於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

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
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
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鑿西楚旋駕東
都禮祀宗枋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宇文之和
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輿再覆皇基率土分
崩莫知攸既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
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
當璧之后驅斥潛疑作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彞倫復敘
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大行告謝驃騎王琳
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額運於是嘯命
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
若乃長弘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
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也是以禹

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
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
祖復讎雪恥翻命於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
而祚徙詩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
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
虞子但梁室極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
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周書皇后傳論

魏徵

按周書令狐德棻撰

書紀有虞之德

載一有

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

稱

有刑于

寡婦

妻一作

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

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
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聘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
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新一作矣至於

邪僻既進法度莫修治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公朝一作政

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夫皇王之龜鏡一作

鑑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

高祖北史作武皇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

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

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阜榮之所及無隔

險詖於是升蘭殿而北史作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

階房帷而拖青紫緣一作承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一作族

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

苛北史作人弊事實多太祖北史作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

故敘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一作皆周書本文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識術

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

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微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啓

聖朝克復讎恥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

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也化洽西川信著遐方

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秋一作輕騎

啓高平之扇匹馬得長城之一作長竝以宏才遠略附鳳

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漸明哲咸以凶終惜哉信雖

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初魏孝莊以介

朱榮有翊贊一作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

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

始命為之其後功參衽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

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惣百揆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

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

督二大將軍以一作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一作柱國家云

一作皆周書本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五

史論二

隋書儒林傳論一首 隋書隱逸傳論一首

王昕及弟晞傳論一首 平臺秘略論十首

三國論一首

隋書儒林傳論

魏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教一作政化之本源鑿生人一作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強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一作籍道盡魏

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大和之後盛脩文教播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詰與氣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於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竒一作將運舛乃棄置一作必委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

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乎一作或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室一作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之變一作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應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縻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閭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一作逸作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竒俊厚賞諸儒達于一作手四方皆啓黷熟一作校齊魯趙魏尤多英拔一作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已一作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上一作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一作仁壽之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播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埋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勦欲一作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達于四方此上隋書有京邑二字

一作皆隋書本文

隋書隱逸傳論

前人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也故易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北其始箕山角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充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避世隋書本文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翫魚鳥左右琴書捨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

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所以備隱逸篇云

列其所作書

王昉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疑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往往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諸振芳塵於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行之徒不能尚也嘗試論之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山林者便可違親避世枕石漱流上

期御氣飡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而作外漸^疑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疑踈簡成之以誕教高談在老獨翫玄風送^疑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齒劍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於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之地嘯詠於伏羲之辰義匪勞心情垂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惟惺情存稽古盖有憑焉

平臺祕畧論十首

王勃

孝行一

論曰昔之裂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仁風茂存乎緇牒^疑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疑淪乎嗜慾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誠乎

貞修二

論曰美哉貞修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仗清剛而勵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剖滯申嫌措辭於難犯之地竝能以礼昇降與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彝倫者寄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逶迤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体物雕蟲小伎而已是故思王枕言詞訟恥為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二字疑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海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揚疑資以定業况乎卑疑侯自我宗子誰城者乎城陽之權略明決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啓有魏之業盖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興礼樂齊獻以至親統物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

形家國理極忠貞使黃河如帶重疑作芳不朽盛矣乎守
方雅以調蕃政用公直而掌朝倫昂然直上慄有生氣衛
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
非士情竭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已下罕免斯累其
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
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貞懇雅為亂益二字上
引聖朝下託師傅和矣哉

褒容疑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竒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
推輪擁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
斯實藩邸之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疑逸名

利之間室

疑作

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便僻脂膏飾其迹

甘言巧辭運其辯假君王之顧眄用君王之威福傳曰好
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至於興諧文雅賞盡烟
霞月庭廣闢風閨洞敞西園故事下蘭坂而肖疑歌東苑遺
塵坐視疑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園翺儻詠之隙洋洋乎
亦為樂之一方也

幼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 蕃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葉擢梢雲蔽
景之幹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迓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
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篇

規諷九

論曰夫陵谷好迓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及
而相襲故有全中卒疑行用心於不爭之場杜漸防危投逸

疑作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蒲者用此者也諺曰禍不入慎
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難重存親祀武陵
變色復廷情愛子建之陳辭貢憤長沙之發對因機雖亦
各其心未若洪慶之希聲也

悼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約耿
介原陵之奏中山之見思齊慤懃濮陽之託庶幾乎可
謂悼終矣至于子塵之奉行文處疑此句中尉之遠述河間陳
思剋已並未易誣也

三國論

盧照隣

論曰漢自頃相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闇宦蒲朝士之
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
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

高不能振已絕之綱牽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
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
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者也先疇秦帝東遊亦云金陵
當有王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
江劔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
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
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之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
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
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
於曹陽百官饑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
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佃之徒舉義
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
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昇擁十萬

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
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
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
智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
文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恐垢藏疾從善如不及
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先
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恭之瘼請呂蒙之命惜求一無
休穆之才不如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
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
數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
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
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
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

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
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虜
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
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
運田單之竒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
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夫之備何
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知知應變將畧非武侯所
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
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
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奉而棄之
覩譙周之懦詞則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
言喜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
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

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表破黃巾於壽張斬
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頌懸顧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
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
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
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
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
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
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
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單
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
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
之賓館已啓矣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文苑英英卷第七百五十五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六

史論三

夷惠清和論一首

東晉元魏正閏論一首

漢將李陵論一首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首

鼎國論一首

宋齊論一首

張禹論一首

夷齊論一首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人不使
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此集無清柳下惠辱其
身降其志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
子謂之為此集無和若校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
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
天下之非出孳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变化猶集作

龍動之謂權集作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

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而至死故

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四字集作若在於

清和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

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

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為集作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

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集作未暇亦將有妨焉

柳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吾

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

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

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恭與奪為集有功字均雖然清

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耻

且衆人之難行二字集作所難為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散於今

未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所易為者

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然

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之為準的中庸為慕

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

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東晉元魏正閏論

前人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所

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

者也桀放于湯紂一作受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

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

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始可

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義漢晉得於魏史冊

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

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徒
毫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而
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
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
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
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
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豈把用夷禮祀
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為頑人矣因
戎之迂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
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
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
芻狗逞其屠劉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
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一作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

立其朝哉至于一作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
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
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
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
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
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
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漢將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
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一有李陵策名上
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
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

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礼云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羨狼臯
尺甚者謂為一作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
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
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
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屈身於夷狄束手為降一作
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墮集作家聲於後不可以
言智罪道於躬禍貽一作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
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
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
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
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
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

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
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終
始一作始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
命以取信於君乎一作無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
軀一作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乎或曰漢一作無武帝不能明
察苟一作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
其生能繼以死其一作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
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去人各有一死死
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
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則一無君子不
輕其生得其所則一無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
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

然乎

大夫京本作士大夫

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一作子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去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唯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有加焉故惟聖人無過集有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集作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集有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免則不中不思則不

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集作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集有夫字不然夫字有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迓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鼎國論

集作三國論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集作

文粹作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

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

維之黷武綱紀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已

集作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集作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

於師文粹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

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

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

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神龍之脫深泉震

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

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

假於臣下哉後世集作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宋齊論

前人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寤微王道寢集作替續緒之

初如革大運除舊集作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

者抑牽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

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集無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

忠於後王者也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

君有一於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

燕人之思邵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

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

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群

臣皆贊蜀本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張禹論

前人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集作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後文粹作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集無此字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蜀本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集無字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詔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二本公興如存之感况薄集無此字太后尚存唯

一第薄昭尚

二本

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

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

與曲陽有隙反

二本

言新學小生乱道誤人宜無信用帝

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

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地闕於鄭鷓退於宋

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

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至二本

鑿作戒

夷齊論

前人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集作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羨其德

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者也

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

周王所賦人

集無字

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

於聞淋媛之言輟殮薇蕨斯可蜀本所謂不智矣夫薇蕨者

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所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羈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尤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維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鼎國論神龍之脫深泉此上素本有知字

宋齊論未得中袁本作政未得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論十九

史論四

三良論一首 張辟強論一首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一首 漢斬丁公論一首

周昌相趙王論一首 秦穆公謚繆論一首

鄼文終侯論一首 荀息論一首

崔烈論一首 石碣論一首

三良論 李德裕

秦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

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集作言斷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死集作共埃塵以為忠也集作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蜀本詳楚赴丹雘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集作非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強論

前人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吕后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其集作悖哉五字文粹作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嚮使留侯尚集作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集作遺言吕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蜀本作慮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吕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繫之此慮屬在吕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文粹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吕宗及吕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吕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蜀本言誅諸吕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詭哉嗟乎與其圖之於艱集作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文粹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杖集作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
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
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
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集作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
其本封勝其上集作爵賜集作之以斧鉞分之以鍾彝休
戚其民生殺於國其責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
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
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
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
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謂天子命晉
其器可也謂天子享晉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
不足以待諸侯謂天子享晉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及乎幹
剝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

邲鄆王勞之以地

謂陽樊茅

陽人不服

陽樊大邑

晉侯圍之乃

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

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

臣重耳以眇眇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違

宗祊

集作

臣敢與下國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

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

有奉為賞厚矣苟以畿內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

僭其受也雖天王之眷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

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陵

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

也

謂請隧

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

集作里

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

用

謂請隧

且王之所錫

集作

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

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集作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漢斬丁公論

前人

忠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五字文粹集本作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辨說貳其心者乎集作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辨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聲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慙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省集作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者也有忠必姦于心機媚于声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

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四字集作必文粹作不從辯而去是辨說而貳其心者

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竭集作

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也豈有猜悞辨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

逆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當因集作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矣者將固之命邪集作也悲夫

周昌相趙王論

前人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

久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輟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呂氏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冤戮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呂后之命集作產祿之謀不能當臨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柰何悞用

秦穆公謚繆論

前人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闔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絲絃之不績天下之民諫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絲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猷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頡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反集作取公子繫之言謂公子繫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滑也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萬許公子繫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百萬五節負蔡之田六雙七十誅

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敵公
故生民與誦謂與人誦曰之不也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
達于卒外也身獲于秦公以九月歸而子殺於文粹晉謂十五年文粹
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
抑秦人之罪邪集作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鮪用三載弗
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之稂莠
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
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鄧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汙者
豈非欲刑一作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
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
貪瀆窺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 何之法不救
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荀息論

牛希濟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群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娣之子
卓子留於公宮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叔將死之人曰
無益也不知立卓子于朝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然
為一作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丘明褒之曰詩
人有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荀
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正之臣顧

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於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歎之有且獻公以荀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今二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之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託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幼稚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利於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疑周於姬氏之黨乃嬖之疑寵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黨不可以乎立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其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於子矣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疑其為疑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乎若群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

不能討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溝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苟息所能也是以憲宗弥留之日内外疑恐姦邪之人畏一無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盡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問大臣此非中殿事告者遽退杜黃裳時為庶子亦以王佩繫上陽周問太子安否及臨慰勤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中覩天顏哀毀之狀莫不相顧雨泣又意萬國之得真主也即深謀遠慮於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難遺詔擇立以為之常盖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位既即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新君受賜之地迁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誅

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論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者民間謂之車轂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歔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與誅戮當動搖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疑歸閣堅傾覆宗社皆趙公之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知荀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繆歟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略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推酤租筭之外乃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罪貨^錢以為郎以為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

至相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為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相靈之僻自成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以縣令為時貨宰相若千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

謀即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馱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為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為之或曰非其豐者崔氏之子疑作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相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鍾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不隣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相靈之世國家既危喪亂日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謀且疑作且曰烈為相矣不如是亦群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河左傳作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徇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

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如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亦不過乎

石碻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弑其君而自立石碻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於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間定君於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相公方寵於王若朝臣陳使請必可得也後從州吁如陳石碻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于濮石碻使其宰孺羊肩孫殺石厚于陳君子

曰石碯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一有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
義方教子今一作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
謀為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
遊必將從之況於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
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亡其親也有一無為
臣不忠為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爭相屠矣若以先
見之明知州吁之必為能亂也當勦力以除之豈止一諫
而已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於戮不
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莊公之亡也州吁
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 忍 況其君乎或曰周公
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殫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
如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

必危於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
子弑莊公而後欺而誅之日殫怒其子與宮人戲蓋防淫
亂之本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
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日殫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
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殫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於
國石先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反為相欺之計殘忍
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
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
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計斯
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弑其
父為臣弑其君矣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
也是以吾禁子之游且吾為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
國不討其賊是吾有弑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

將報之石碣疑作厚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
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碣以殘忍之性亂
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田大義滅親為罪
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絕嗣今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
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
樂羊坐於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貪其功忘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隨室之
亂未從王師太宗命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
父子今與汝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隨
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歸此又能全君臣
父子之道也且能殘忍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
仁義之人能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修千載王化
之文欲開父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

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秦穆公謚繆論注文百萬七十萬文粹作方百里方十萬
也當從英華又黃金三十萬國語當作佞之見佞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論二十

雜論上

與邢邵議生滅論一首 勞生論一首

愚夫哲婦論一首 君子無屈論一首

解詰論一首 擬公孫龍子論一首

寐論一首 丐論一首

漫論一首 化虎論一首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一作人死還生恐是為地盡足弼答蓋謂人死

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十八字一作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

疑因前何獨致恠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一作

有來望各遂其性答弼一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

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北史將同魚腹之

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

此史作得

使北辰降光龍宮鞫

鞫一作牘

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

於斯此則真教何謂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

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亦舊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

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尚一作得還生含靈之

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

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离朱之明所一作不

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

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方之一作而推

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

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

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空一作穴由其尚

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

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

其一作斯

與形別若

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

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

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者不

篤竊有末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

神不係於形形小神豈一作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

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顯一作崔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

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

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

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

途之歎況乎一作日照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

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鴛黃母爲鼈皆是有生之類也

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燃於一作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

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為鴛 則以無論 相之乃似並對
之稱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
亦託彼形又何貳一作惑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
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一作
蝎造化不能為一作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
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
首欲東誰其能禦但一作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
高管懷未論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一作皆北齊書本傳

勞生論 并序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近一無字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

之至一作知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
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
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
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麗一作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
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懣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
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服一作伏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纓受署韁鑠仁
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惟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於倒置一作贖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
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聳聳於焉側
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一作疾心豈徒蟲惜春蠶一作鵠

恡腐鼠同江都而求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
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
明俛脛就鞅跼蹐一作屏跡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槐
一作淮非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一作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
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
蜀一作言客之踵躋焦原比一作四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
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一作此爲役蓋其小者耳當今
運祚一作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
歧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
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
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
之朝雲覽北戶一作堂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

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

穡一作穀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一作悅兮惚兮

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

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藪

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質一作尚

顧一作觀人事之殞落一作隕履一作覩時路之遭危玄冬脩夜

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

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

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福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

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

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遂一作遠

古斯數一作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子一作即搗讓之

風縉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
董石之巷夕陽早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
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
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一作貢文地艷姬美女委如脫屣
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
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投刺望塵之
舊遊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兕之遇獸心
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
廉公之弟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斃
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
者皆衣冠士族或少乏藝服一作藝能有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罔一作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則紆
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一作冠情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

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飮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不之

責末俗嗤鄙一作嗤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

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修石不齎一

一作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

真人御宇斷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

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

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阿黨比周掃地俱盡

輕薄之儔滅景竄迹礫石變爲珪瑜一作瑜狼莠化爲芝

蘭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

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一作皆隋書本傳

愚夫哲婦論謝偃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
以衣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稟性頑魯不閑貨貿既而父終

兄喪生計歸之每有貿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
歎曰若此子家貧無日矣夫嘗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
燕石魚目而還妻覩而誚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
乎於是愚夫乃作色虬鬚攘袂瞋目顧而呵其妻曰吾訪
肆人皆云美玉也問諸闈吏咸云美珠也吾固先訪而後
市先問而後買豈吾專擇而擅取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
石異體珠目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絕但子愚昧未
詳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
在彼子何預焉故有離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
之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今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聾瞽之
事也豈有耳目者所爲哉於是夫婦怨競累日不息時憐
家有寓居遊士聞而歎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苟行君子之道至身因而道不屈苟
失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桀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
桓魋傷孔子臧倉毀孟軻小人見之曰爲善多屈也不善
而伸人一無字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作或忙攘失道昧
邪以爲正乃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絕仲由就醢
泄冶誅於陳屈原沉於湘是也爲德行伸於德行爲言語
伸於言語爲政事伸於政事爲文學伸於文學自此已來
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嘗不屈於人也不伸
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不正言德行之妖 辨
之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爲妖而不知因將至而乃怨是由
大惑也至於六藝百正苟得其道亦伸也鳴戲人以貴尊
極爲道不屈余以道尊名遠爲道伸文王伸於王道周公
伸於輔相孔子孟軻於儒 都至 疑 賤道愚人謂之屈而

不爲也聖賢苟利於人隱其身亦不恥而乃爲也稷播殖禹治水伊尹負鼎大公屠釣是也自舜至于丘軻道皆同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苟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前人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爲文學伸於文學之說或詰弘慶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示數所以酬也及審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興讀書則思君子之載言讀禮則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未嘗敢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疑伸也矣曷來謂爲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性命之未達

諷興之未深載言之未當防亂之未至

虛舉之濫彰此乃朋友情也非吾之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余年去三十者四尚二年矣則去四十五尚十年二十年餘矣足得聞疑其心術實其文學疑也余又何畏哉若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至聖終於下位顏生至賢竟沒於陋巷顏孔以來則歷言書史聖賢尚屈於進趨況聖已降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況余得途反未六七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有四十餘年今天下一家主聖臣忠又不可止乎披靡之周齷齪之燕而余生之時非爲不遭也求進爲久也前不也遠豈於終寒餒困頓於千萬人之下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辨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

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自僕嵩山遊于汝陽有宗人王
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
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憇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
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
生名玄景字通元從容人間虛淡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
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
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
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易身心之道達
而已家國之用足而止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
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
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
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

其術空其義備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
也抑可以爲聖人之理不足以爲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
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獨存其理乎故曰因事之論也
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爲義矣達其意則不足以
爲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
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
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
意排合衆義倍一作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
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
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
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
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爲
龍之所爲乎僕笑而答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爲虎

矣使鴈鷺

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

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於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麤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皆疑因義而存意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 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鶩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寤王計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

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

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

大夫問謀對曰大夫集本文粹得寤婢一人在人主左右

以寤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郅湯來侯侯

家得寤婢寤則寤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寤如故

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寤則假寤其言似不怨主

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寤病寤中寤言非所知也

引寤婢集作自辨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

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寤說說侯之過警以

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寤奴之先扣侯門

諫侯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其奴命曰寤良

氏子孫世在于郅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寤言以幾諫人

主俾悔過追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

司隸大夫乃嘆曰嗚呼吾爲文粹作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郈侯夷奴耶

丐論

前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
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
與松柏集作竹爲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
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
論子能聽乎吾旣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
吾爲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
者丐宗屬於人丐宗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
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
富丐貧自達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
息至死丐全刑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

圍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髡荷集作倚
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
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
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
具髡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
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集作矯然
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爲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并序

前人

乾元乙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
所爲且漫聚兵又漫辭官聞議云云因作漫論
論曰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爲對
曰漫爲公曰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

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何檢括漫何
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他効漫
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
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是集作恥吾當於漫終身
不羞著書作論當爲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
分張獨爲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前人

都昌縣大夫張絜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
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集作鹿爲二賢羞賓客何如及
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爲鹿豺爲麋梟爲
鷓鴣蝦蟆爲兔將以豐江外庖廚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
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未集作久戰爭日甚生人怨
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窟公城豺遊公

庭梟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
山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
君英所曰待吾化豺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
化小人爲君子化諂媚爲公直化奸逆爲忠信化進競爲
退讓化刑法爲典禮化仁義爲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涵
純朴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
言爲化虎之論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漫論

壬寅歲

此下京本

有蒙字

漫不足規

此下京本

無所用四字

漫他効

京本作何効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雜論中

詞科論一首

難進論一首

六逆論一首

守道論一首

天爵論一首

王言論一首

豪俠論一首

君子論一首

詞科論

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
率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總有疑作一礼部
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
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
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

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竒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大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紆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為盟軟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接隱慝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賓有裳錦握蘭韜劍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恠而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而足下望門若有疑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器以身知已不可以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願因左右思待僨介或沒齒不遇豈直斯頃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於溟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蜉蝣乘陰而出豈借援於左右求容於僨介哉而足下牽流議於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雅正百慮
糾紛行有是非萬變禁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恡不可
以一理徵士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
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耻干節
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厚薄潔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
權貴之門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
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諱不如苟合之易親據邀
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主人所
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躬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泉栖息
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誓不聞於
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取合行
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交釣名之徒勲餘戚裔之
位歷玄闕排朱門鷁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武皮羊質假

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藉響風靡夫向声
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輝廡之
暉靈虵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類芻狗之已
陳道先王法言此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固
有聚精合神盡智畢議謀於未兆慮於未形探玄妙之源
養浩然之氣寘立群情之表独與大道為隣復有騁變効
竒談詭論文彫琢之辨縱熒燁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
於動聽駭目夫繁手奪雅令色惑真縵短不可以汲深褚
小不可以懷大曲弥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主人之
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恠之色厲耿介之辭披苦懷揚
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体防剪一作
翦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
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機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度夫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開邪介疾或
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辨
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也士
固有懷經濟之畧蘊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其位皆
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駟者効趨走之技龍驥
捕鼠非所騁其逸足牛鼎烹鷄豈復殊於常器然則含章
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此主人之
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申方以進而關梁
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以已所
未達一作達不信人之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
不接辯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效其
長策故語曰誰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
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一作栽炎夏蒙其刺生實未

成同為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闕甘旨
之豐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患亮明才智之士熟匡時
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於近
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辯偽而惡切直外恃位
以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齊東作而待歲馳北轅而
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捨之要未嘗周疑作同徒有好
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曰
若然者行之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為常良士無登
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實曰何為其然也夫
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效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隱
其象苟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實得意
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夷途
以招絕跡惣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萃何藝不揚是知

行藏有宜趣捨有分為仁由己芝蘭雖幽而自芳子苟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賓而退齊居三日罷鍾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色夢想正士飢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行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集作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集作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毋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集作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

蓋言任用者之道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也集作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集作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集作賤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集作蜀本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人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詞則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集作也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集作字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

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恠而欲世之為
集作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
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前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
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
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
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
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叁伍殷輔
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

之以黜遠鞭朴梏擊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
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無而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是集作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公工集作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
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前人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
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
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
而無隱眊眊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
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
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
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
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
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
迷林集作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
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
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

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
之明可得其而集作奪則庸夫矣投集作之於庸夫則仲尼
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
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馱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
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
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
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
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本
字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集有武將軍言郭
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
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

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父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事集作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文粹有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前人

爰盜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盜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英華作布非汲黯好游俠任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集無此字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據集作是君

父之命謂貫高危

謂本本

漢祖者是也所與

集作利

者邪所

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盜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

哉唯鉏麇不賊宣孟成基不忍志寧

于承基爲乾承賊于字志見其執喪盡

易去聲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

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

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

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

表本作身

無所

矣

集作顧

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

君集作臣子論

前人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者皆人君

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此謂王濛劉然世亦有不拘小節集作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漢集作此集無此字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豪俠論 謂貫高危

謂袁本
作為

身分首裂

袁本作身
首分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論二十二

雜論下

虛名論一首

小人論一首

退身論一首

隋論上下二首

隋對女樂論一首

廣廢莊論一首

薦士論一首

貢士論一首

寒素論一首

銓衡論一首

不招士論一首

小功不稅論一首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

集作

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

也劉向上書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

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

蜀本

故其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言

集作

嗷嗷又曰

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平寶晉惣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突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議集作山濤魏舒之倚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不及豈蛭負蟻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集作

小人論

前人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集作覆難知集作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二字集皆本忘義抑又

次之便僻者疎遠之則無患矣集作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皆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虵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虵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誣遺濯漑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集作夫穿窬之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賢者有何思義於多臧者有何一仁愛既無恩愛集作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集作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集作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爲甚焉何者人之

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退身論

前人

老子曰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夫大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功成自謀集作謀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誅者如荷戟以當猛集作校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集作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

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高天不聞身遠受苦

蜀本作害

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

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

身退罹殃盖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

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福斯言過

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

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集作因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

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

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

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

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于王霸之說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

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
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
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容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爲不足爲若
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
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爲也皆此時也人皆奉
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
也不能由因一作功以反變者也昔者紂爲無道以流毒于
群邦天下囂然不待文王之仁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
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
扶義陵戎除去大慙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仇
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無

大惠於群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苟
微虐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忠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此
之時有能匡飭暴疆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誓
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以
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天
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
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一豈有
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吾
不信也容曰然則古人爲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也
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者
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爲天下也法天
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爲惟其誠心而
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故

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用肉刑以寒民以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之為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瞿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大變焉及相文氏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而不能革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執易則事殊時深則俗易執一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乎疑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況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其柱

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為道者也昔者王莽常為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一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常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僂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於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容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爲恥

以屈道爲辱不以屈身爲辱唯守其道故

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進退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爲然哉爲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民人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爲割烹而不觀其恥

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幸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爲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取捨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極溺者濡豈樂爲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返也觀行者於其終也奈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爲諒也觀懸藝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爲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爲利也苟不知以利於

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恥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恥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歷說諸侯環軒於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悞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眷眷而不能已焉終無可奈何故逐於魯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栖遑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不知者以仲尼之爲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恥焉可也今牛鼎雖爲辱猶不愈於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爲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恥吾將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也秦齊晉漢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

不止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
暉遠引詩臆對終爲博古通知殊不明各率一時之言頗
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
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行菜備庶物以事宗
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在庭荇菜羞時上下樂
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洛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
也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
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瞽詩而終疑
給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
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并序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措意固佳
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頽風俗而未能屈

其辭折其辯是真誥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
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疑也則然莊生之書古今皆
知其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
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爲不能勝非哉余
甚憎之或有曲爲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
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悞荀卿言喜王生之
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爲廣之云

世多以莊子爲玄奧吾獨以爲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
萬餘言然撮其大旨舉類而證其得失可有矣且觀其體
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機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
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
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也必馮於有者也有之得

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則有
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
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者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
四旁之無用也以自喻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
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
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堯堊鑿戶之說其
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
也不可不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粃也今莊之壞法亂倫
是粃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
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屠牛而養其疑作刀牧
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爲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譏
滅裂鹵莽者責衽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滅者然而衛

靈公石槨之銘脩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機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
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
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
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
以爲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
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一作爭歸於利也
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
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
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
反以爲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執行
仁義禮樂於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
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

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於人也而稱厲之人夜
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己者言人皆欲
好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
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於
聖則人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
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
之心未爲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爲之法
訓而峻爲之行而人竟疑作競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
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爲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
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
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
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
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

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
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
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知好高慕上之離其
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
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
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
觀彼於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情性焉詭詭然道之而無
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
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
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疎乎夫寄言者若大鵬
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
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紙痔違其趨者可謂之忿也
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壅則託以寄言而

免也至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
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爲虛誕無足詰焉

薦士論

牛希濟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
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所各舉所知
以爲裨補聖世奏章不絕於明庭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
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
其所命每昏慕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
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一作幅每日斷長補
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衆或考秩
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功勞或昇獎舊勳制詔之辭必
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敘其勞績無一日不爲之
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

子鎮靜於三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
生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
而有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者無其
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
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僞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
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
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
也爲以之去留卽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
臣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
處燮理之任朝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
所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
學侍從官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
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

所送群衆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是非相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一作廳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美秩名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於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據實哉官達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學也相也如枚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

古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如一死生不變之為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師伐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王霸之業然後以為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保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死節尚且不疑況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胃之事安

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己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爲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爲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況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戔戔賁于兵園蓋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既不廢於朝夕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伸明上賞坐之典以葺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前人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襍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閥門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

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辨雄壯臧否由己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牀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鋸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必中病時皆目之堯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重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疑望至公之道登第之其人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白一作抱

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隻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則傳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甚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脩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堯舜興於畎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曾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爲仁義一日則爲君子不爲仁義一日則爲小人豈在世載相襲冠裳相承吁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皆

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
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
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子
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之
本也文不以爵祿爲差也況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有
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爲
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
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寒賤之
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擊
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品何
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爲匹夫暮爲卿相
者有之矣朝爲諸侯暮爲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在於
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爲瑚璉之器材之美
者不出於里閭之內爲棟梁之用士之美者非貴胄之子
而登卿相之位況投竿而爲王者師挽車而爲天子相豈白
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
慎擇爲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
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
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勲代授任四
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爲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
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道
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
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
弄嬰兒若啗之利以即左右手之不若皆舐筆署名

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爲善又廢其事爲人擇官
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廢緒循其資歷黜其昇
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試以章
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
爲笑端不可以取亦居官清苦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
後選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
賂之交也填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
夕之中以藥爲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
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
未之能豈復爲政爲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
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蠅
起以至於阡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疑爲
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皆

爲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爲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爲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
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
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爲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
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
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
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如是
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
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
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賈人多者皆應命
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與
士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疑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

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爲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恡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爲不可何也由爲不辯後所以慼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恒晚晚然無追服言不可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爲小功之親多而未疏又不比古圖疑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制

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爲五服之差宜已謹矣彼曾子仁厚純獨之行以禮爲薄而私恡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爲此也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是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于今弗解也韓文公可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